

# 媒體識讀教育的發展及在中小學課程與教學的應用

莊雪華\* 黃繼仁\*\*

本文係採用文獻探討的方式，蒐集國內外相關研究，進行綜合分析整理，旨在分析媒體識讀的意義、相關理論和發展趨勢，並介紹國內外中小學課程與教學領域的應用概況及相關議題。綜合文獻探討的結果發現，目前媒體識讀的概念已產生內涵的轉變，形成多元類型；相關理論包括認知、社會文化和批判的觀點，在中小學階段的應用以融入各個領域為主，所涉及的議題有典範的轉移、教育機會均等和師資培育。此外，本文也引介具有實務價值的統整方案，並針對我國媒體識讀教育的推動、教師專業成長和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字：媒體識讀教育、課程與教學、批判教育學

\* 作者現職：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 作者現職：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

通訊作者：黃繼仁，e-mail: hchiren@mail.ncyu.edu.tw

## 壹、前言

這個時代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媒體，不僅有平面媒體和電視媒體，也有新興的科技和網路媒體，媒體一詞涵蓋的範圍已遠遠超越過去人類歷史的發展（Schwarz, 2004）。換言之，這個嶄新的媒體時代亟需擴充傳統的識讀（literacy），轉而關注統合多種新興媒體之媒體識讀<sup>1</sup>（media literacy）概念（Kress, 2003）。

面對新傳播工具的出現，人類一直都有些不安和疑慮，正如早期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擔心文字書寫的發明會危害人類的記憶一樣（Tyner, 1998），電視廣播的出現使人類對書寫文字的疏離感到憂慮，電腦鍵盤輸入幾乎取代手寫文字造成恐慌，而新興的網路工具衍生新的溝通方式也引發火星文的焦慮。因此，媒體曾被視為一種不良資訊，因而興起保護青少年免於危害的思潮（Buckingham, 2003）。

相關調查顯示（Hargrave & Livingstone, 2006; Rideout, Foehr, Roberts, & Brodie, 1999），近年來，青少年看電視的時間，若加上看影片、雜誌、打電動和聽音樂，使用媒體已是青少年最重要的休閒活動（Buckingham, 2003）。在這個時代，傳播和溝通的方式日益多元，影片製作和上傳已成為意見表達的方式，甚至連四歲小孩也能操控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媒體已是新世代的溝通工具。因此，傳播學者甚至認為，媒體已成為主要的文化故事敘述者（Gerbner, 1996）。

近年來資訊教育興起，網路傳播和電腦中介工具使用日益普遍，資訊媒體已被納入學校課程，早期著重在電腦科技素養的學習和後工業時代的就業準備（Livingstone, 2004）。1990年代網路興起，受建構主義的影響，學校教學從「科技使用」轉變為「使用科技」，重視高層次知能的培養（Jonassen, 2000）。在數位住民（digital natives）架構下（Prensky, 2001），學生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主動的使用者，更是生產者。這個趨勢，對媒體識讀教育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

因此，媒體識讀的概念持續受到討論，也有將它落實於學校課程的呼籲。然而，媒體識讀的意義和內涵究竟是什麼？除了將它視為公民素養之外，是否還有其他面向？若要將媒體識讀落實於教育領域中，它要如何進入學校體制和

---

<sup>1</sup> 關於「media literacy」一詞的翻譯，有媒體素養、媒體識讀或媒體公民教育，有的學者視前兩者有顯著差異（吳翠珍、陳世敏，2007），但也有學者認為大同小異，可交互使用，媒體識讀側重辨識、解讀和評估等相關知能的內涵，也是本文所持的立場和用法，而所謂媒體識讀教育（media literacy education）正是針對此項相關知能工作的推動和培育。

中小學的課程與教學？關於媒體識讀的應用和研究有哪些重要議題？這些問題受到不同社會脈絡關注焦點的影響和各種理論的面向不盡相同，產生彼此迥異的解讀。

有鑑於此，本文透過文獻探討的方法廣泛蒐集相關資料，進行綜合比較和分析，旨在釐清媒體識讀的意義和內涵、相關理論、國內外發展和趨勢、中小學課程與教學實務應用、以及相關議題，進行評析，藉以提出結論和建議。

## 貳、媒體識讀的意義與相關理論

20 世紀前期興起的媒體，如電話、廣播和電視，開始挑戰早期的印刷形式，20 世紀後期發明的電腦和網路及 21 世紀興起的資訊匯流多元媒體，已逐漸與書面文字相抗衡，形塑並產生媒體識讀的概念，其內涵遠遠超越傳統識讀能力。首先，說明媒體識讀的意義。

### 一、媒體識讀的意義

媒體識讀教育發展至今，關於定義尚未有一致的看法。1992 年召開的國家媒體識讀領袖會議中將媒體識讀定義為：「使用、分析和產出為特定目的之媒介訊息的能力」（Aufderheide, 1992; Considine, 1994），該會揭櫫這項定義後，逐漸受到許多學者的認同。

Rubin (1998) 認為，媒體識讀的意義在於了解傳播知識的來源及各種科技媒體使用的符號和產生的訊息，進而可以選擇和詮釋這些訊息的影響。也有學者提到媒體識讀教育的就業準備取向 (Livingstone, 2004)，目的在於工作技能訓練，如美工技巧、電腦程式語言。

不過，Livingstone (2004) 認為，注重技巧和能力取向的媒體識讀忽略科技和文本的關係，只重視個人能力的培養，卻忽略對整個社會知識結構的瞭解；因此，媒體識讀應當重視批判思考，強調對媒體和媒體文本的批判，特別是意識型態的批判 (成露茜、羅曉南, 2009; Semali, 2000)。Considine (2001) 則將媒體識讀意義延伸到美學取向，把電影和電視當作特別的文學，需要深度的媒體文學分析和美學探討。

Thoman (1999) 認為，媒體識讀是創造個人意義的能力，這種個人意義可利用語言和視覺符號來表達，因為學生每天從各種媒體接收語言和視覺符號，媒體識讀有助於學生選擇和詮釋資訊，進而挑戰和質疑媒體報導世界各地發生的事，而非僅是被動且脆弱的閱聽人。

其實，新興媒體不再只是接受資訊的載具 (Roblyer & Doering, 2010)，有愈來愈多的教育工作者使用報紙、雜誌、廣播、影片或部落格進行教學 (Hobbs,

## 主題文章

2005)，期望學生透過媒體工具表達和創造自己的想法 (Brunner & Tally, 1999)。因此，識讀 (literacy) 已擴展為超越書面文字，包含表達與溝通的多媒體形式 (Hobbs, 2007)，甚至為媒體識讀所取代，擴及多元識讀的能力。

儘管媒體識讀的意義有不同面向的解讀，有的重視技能，有的強調概念轉變，也有重視美學的層面，多數學者仍同意媒體識讀最重要的莫過於培養批判思考分析的能力，幫助學生成為主動的思考者。因此，在面對這項挑戰時，教育界必須體認媒體識讀的教育責任及隨之而來的改革希望。

## 二、相關理論

近年來媒體識讀的發展受到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多元文化教育的影響，具有廣泛的理論觀點 (Hobbs, 2005)。雖然如此，其主要內容仍可歸納成認知、社會文化和批判等層面：

### (一) 認知觀點

Potter (2004, 2005) 認為，媒體識讀是動態的過程，需要進行媒體資訊的處理，因而從認知觀點提出媒體識讀的模式 (請參閱圖 1)，用以表示其認知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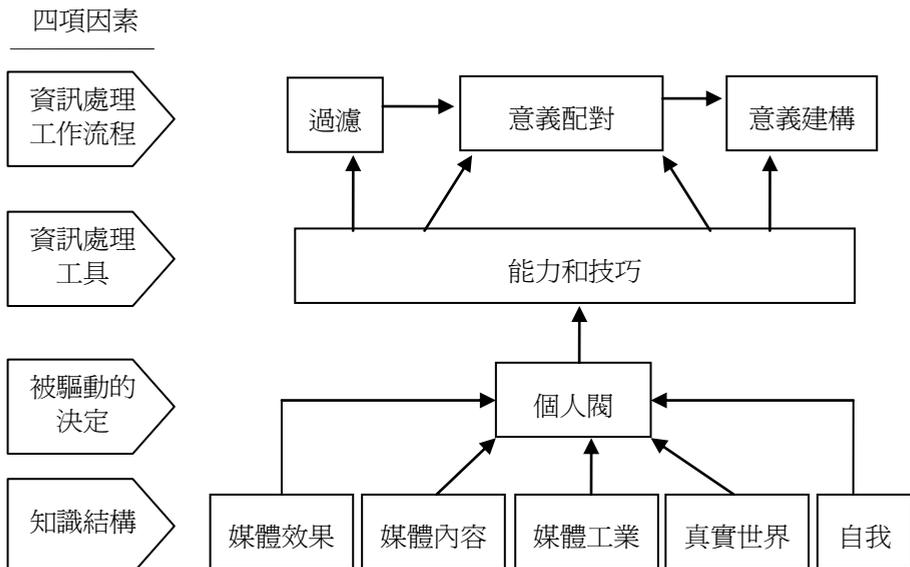


圖 1 媒體識讀的認知模式

資料來源：Potter, W. J. (2005). *Media literacy*, 3<sup>rd</sup> ed., (p.33). New York: Sage.

這個模式包含四項因素。最底層是「知識結構」，把知識結構所有資訊彙整起來，便進入第二個因素「個人閱」（personal locus），即個人在處理資訊時被驅動所做的決定。第三個因素是個人的能力與技巧，是用來進行資訊處理的工具。第四個因素是資訊處理的流程，這些因素彼此交互作用。

如果具有強烈的知識結構，就能處理資訊包含的四個面向：認知、情緒、美學和道德，如果只能處理一個面向，則屬於較弱的知識結構。個人閱是對於目標的掌握及動機決心的強度，對於目標的掌握及動機決心愈強，意味著個人對於媒體掌握和資訊處理具有主控性，也有較高程度的媒體識讀能力。

資訊處理過程可能有意識，也可能無意識。有意識時，個人可覺察目標並對資訊進行仔細篩選，有高度控制能力；無意識時，個人既不了解也無法掌控基模所驅動的自動化過程。媒體識讀能力正需要個人致力於有意識地處理媒體資訊的過程，以獲得較高的控制能力，得以具備高度理解、控制和鑑賞的能力。

Potter (2004, 2005) 也區分能力 (competence) 和技巧 (skills)，指出其中七種可以訓練的媒體識讀技巧，包括分析、評估、群組、歸納、演繹、統整和摘要，藉以協助學生進行有意義的建構，視之為媒體識讀的重點。這些技巧的培養，有助於學習者達成近用媒體、以及個人與媒體互動的目標。

## (二) 社會文化觀點

社會文化觀點的學者認為，讀寫能力必須加以擴展。從文化脈絡和兒童發展的觀點來看，教學使用的文本範圍和多樣性擴及流行文化產物，會產生下列結果(Hobbs & Frost, 2003)：

- 1.使讀寫活動與學生的家庭文化和認識的方法相互關聯，提昇學生的學習深度；
- 2.包含多樣化的學習風格，以符合多元文化學習者的需求；
- 3.發展創造力、自我表達、團隊合作、以及職場技能。

因此，當代新興媒體發展迅速，網路挾其跨越界限的優勢力量，逐漸形成地球村，全球化時代來臨，上述概念有助於整合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Brown & Kysilka, 2002)。

受到社會文化研究觀點的影響，媒體識讀不再只是一組知識和能力，轉而成為一種重要的概念理解(Buckingham, 2003)，將媒體和資訊視為社會建構的內容，並關心其政治社經作用、制度化的影響作用和商業目的(Share, 2010)。因此，其概念內涵包含下列要素(Kellner & Share, 2005; Share, 2010)：

## 主題文章

1. 認可媒體的建構和溝通是一種社會性的過程，不再視之為中立或透明的載具；
2. 文本分析類型係探討該文本的語言、風格、美學、符碼和規約；
3. 探討閱聽人在主動協商意義所扮演的角色；
4. 將符號表徵過程轉化成揭露和涉入意識形態、權力和娛樂等議題探討的問題；
5. 深入檢視營利企業所驅動和構成媒體工業的生產、制度化和政經作用。

正如吳翠珍和陳世敏（2007）所說，文化研究在英國媒體識讀的理論基礎具重要地位，認可文化是研究媒體的傳播行為和媒介作用時重要的架構，並強調意識形態權力宰制現象的研究。因為有關個人及社會形貌都是媒體傳播塑造的，媒體傳播在文化實現中具重要角色，視媒體為整體文化意識型態的製造者。

### **（三）批判的觀點**

由於媒體本身與環繞的社會和文化具有密切關係，難以中立地看待媒體。因此，1980年代以後，受到後現代主義和當代文化研究的影響、以及重視大眾文化的意義及文化建構的因素，具有批判觀點的批判教育學，就成為媒體識讀中針對主流知識宰制進行挑戰的重要理論基礎（Buckingham, 1998; Giroux, 1989）。

媒體識讀教育目的在於使學生成為民主社會中批判且主動參與意義建構的公民，配合學生既有的媒體經驗，發展更具反思性的媒體識讀教學。因此，透過批判教育學的應用，有助於達成培養學生主動思考和批判思考的媒體識讀責任。

批判並非看到負面事物，反而是一種激勵探索的過程，超越現有的視野框架去看事物，獲得更深入的洞察和思辯（方永泉，2006）。以媒體的文本分析為例，就是重新解讀文本的意識型態與傳統實踐活動的關係，以批判的問題引導對話的過程，在對話過程中正視學生認同的經驗，引出對於主流文化的批評（Buckingham, 1998, 2007）。因此，批判分析會向外推論和分析整個媒體製造的過程，同時檢視整個媒體的環境。

所以，許多國家不再持保護主義觀點，反而將媒體識讀視為當代的必要能力，從過去強調工具導向及職場技能導向的技術方法之訓練，轉變成培養學生的軟實力，如批判思考、溝通合作和創造意象的能力（Tallim, 2010），進而能察覺媒體和社會政經的關係，創造文本為自己發聲，以適應新的媒體時代帶來的挑戰。

由此可見，受到不同理論觀點的影響，對媒體識讀的詮釋及所培養的能力觀點互有差異。近年來由於強調批判思考，媒體識讀受到批判觀點和社會文化

觀點的影響甚鉅，Potter (2004, 2005) 的認知觀點反而獨樹一格，也和早期 Eisenberg 和 Berkowitz (1988, 1999) 提議的大六教學法 (Big6) 有異曲同工之妙；以我國的識字率已到達 98.04% 的程度而言 (Kuo, 2011)，培養 Potter (2005) 所謂的七大技巧，應是媒體識讀教育的推展重點。

## 參、媒體識讀教育的發展

媒體識讀教育在世界先進國家的發展甚早，在發展的過程中，可看出一股呼應前述媒體識讀內涵轉變的趨勢。

### 一、世界各國媒體識讀教育的發展

世界各國實施媒體識讀教育已有相當長的時間。英國 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成立不久，就開播與媒體教育有關的節目與課程；而法國、日本、美國、澳洲、西班牙、菲律賓、香港、加拿大等國也從 1960 年代陸續在公民教育中開設相關課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示 (UNESCO, 1978)，為促進和平、正義、自由及人類的福祉，應重視大眾媒體在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地位。

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國早已將媒體識讀納入正規教育，紐西蘭於英語課程綱要中，要求學生從五年級開始接受媒體識讀教育，北歐國家與歐陸其他國家，如德國從 1980 年代起發展並納入學校課程，芬蘭、土耳其和愛爾蘭已在小學階段全面實施 (Tanriverdi & Apak, 2010)。

其實，自 1930 年代美國學者 Edgar Dale 即建議將視聽教材融入課程，也是媒體識讀融入課程的濫觴 (Nichols, 2006)。然而，1960 年代美國才開始重視媒體識讀教育 (Ferrington & Anderson-Inman, 1996)。英國和加拿大的相關研究對於美國媒體識讀教育的發展和推動具有重大的影響力 (Pungente, Duncan, & Andersen, 2005)。

1970 年代初是美國媒體識讀教育的高峰，不僅政府獎助相關研究案，私部門也贊助課程的研發和推動，讓學生在中小學參與媒體學習 (Tyner, 1998)。同時，英語教師也開始對媒體產生濃厚的興趣 (Squire, 1997)。1970 及 1980 年代時期，美國教育當局除了從歷史、經濟和文化語境看待媒體的呈現外，也對批判性觀看電視提出了重要的建議 (Tyner, 1998)。

1990 年代隨著電腦和網路的興起和資訊傳播工具的發達，網際網路尤其是促進媒體識讀教育的重要力量。許多民間自發組織積極參與識讀教育課程的內容和傳播，父母、教師和社區運動的活躍份子紛紛對媒體所傳達的性別、種族和財團利益之意識型態進行批判 (Schechter, 1997)。1996 年「英語課程標準」

## 主題文章

將媒體識讀當作教學目標之一，國際閱讀學會（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也認可這項觀點（Alvermann, Moon, & Hagood, 1999），並獲得當時教育部長 Riley 的背書，公共電視和主流廣播媒體也有專題報導和相關節目。

因此，許多從事語文教育的學者開始對它感到興趣並從事相關研究，多數的州也將它納入課程標準（Tugend, 2003）。如今，和其他國家一樣，美國媒體識讀教育已非僅僅教導學生成為批判性的接收者，也要成為能產製媒體的主動產出者。

亞洲國家如日本和香港，持續關心並實踐媒體教育政策。日本文部省自 2001 年於中小學「綜合教育」科目中納入媒體素養單元，2002 年開始落實「媒體教育白皮書」；香港自 1997 年開始推動媒體教育，由民間非營利性的教育協會或基金會擔任運動的核心，發展教材和培訓師資，也遊說政府教育部門，終於在 2005 年的英語新課程及 2007 年的中文新課程，納入媒體素養課程（王錦雀、吳盈萱、黃雅鈴、劉怡婷，2008）。

21 世紀科技媒體日新月異，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雲端科技、社群媒體 Facebook 和 Web2.0，相關的媒體識讀研究卻仍大幅落後。發展至今，媒體識讀也有許多稱呼，如多種型態的識讀（multi-modal literacy），視之為一種多語言且能涵蓋新興媒體及各種電腦語言形成的概念，也有「非正式識讀」（informal literacy），即未統整到中小學正規教育的內容概念（Levin & Arafeh, 2007）。其實，無論稱謂為何，對於傳統的單一識讀概念都具有深化和拓展的作用。

然而，師資職前教育大多側重教導視聽媒體操作技巧，如 Brunner 和 Tally（1999）的方案一樣，缺乏批判性的分析和媒體產製能力的課程，正如 Duncan（2001）所批評的，它注重媒體技巧的訓練而非批判思維和媒體產製能力。

隨著近來的社群網站和雲端技術等 Web 2.0 科技發展，MIT 麻省理工學院推動「新的媒體識讀」計畫（Project New Media Literacy, NML），旨在結合最新的通訊科技 Web2.0 和參與式的教學法，藉以拓展媒體識讀教育理論的基礎（Jenkins, Purushotma, Clinton, Weigel, & Robison, 2006）。然而，相較而言，有關新興媒體的研究，仍然不足。

## **二、我國媒體識讀教育的發展**

相較而言，台灣的起步較晚，近年來才有公共電視、富邦文教基金會、媒體識讀教育中心、社區大學、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以及世新大學與政治大學等非營利團體推動此項課程，而教育部也於 2002 年完成「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宣告媒體識讀教育具有下列使命（教育部，2002）：

- (一) 形塑健康媒體的社區和文化環境
- (二) 培養使用、思辨和近用 (access to) 媒體的行動轉化與實踐
- (三) 瞭解媒體資訊對民主社會健全發展的影響和重要性
- (四) 建構民主社會的公民傳播權
- (五) 培養學生與公民獨立學習和批判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

自此以後，正式宣佈推動媒體識讀教育落實於國家體制。因此，培養現代公民具備多元識讀與媒體識讀的能力，已是當代教育日趨重要的議題。

國內媒體識讀教育的發展，主要係由學院、非營利組織和地方社團推動。2000 年前後各大學興起媒體素養課程的開設，政治大學首先開設「媒體素養概論」非同步網路課程，世新大學、慈濟大學……等校隨後紛紛開設類似課程，靜宜大學的進修推廣部和世新終身教育學院陸續跟進，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更開設碩士班的「媒體素養專題」及「媒體識讀教育研究」課程；因此，媒體識讀教育逐漸於高等教育學府紮根並形成潮流（成露茜、羅曉南，2004；余陽州、何念耘，2007）。

爲了推動媒體識讀教育，民間團體也多次舉辦師資培訓活動和種子教師研習講座。2004 年秋，社區大學在教育部專案補助下，規劃「媒體素養社區種子師資培訓營」，期能促成各地社區大學開設相關課程（余陽洲，2007）。這類課程大部份爲廣播學院教師主導，與歐美各國由教育領域人員推動大不相同。

教育部於 2008 年推動「國民中小學媒體素養教育推廣計畫」（教育部，2008），期望透過各界力量的結合，讓學生及早獲得媒體識讀的素養；它同時進行師資培訓與課程設計等專案，規劃轉化與融入中小學課程；而且，不僅從廣電媒體著手，還能兼顧網路與文字媒體，能培養學生多元素養。因此，簡梅瑩（2009）認爲，實施媒體識讀教育有助於落實九年一貫課程。上述計畫的推動主要是透過中小學老師熟悉的語言，提供媒體識讀課程與教學的專業訓練，開發可資應用的教材與教學模式。

### **三、媒體識讀教育的發展趨勢**

綜上所述，媒體識讀教育的發展逐漸產生下列趨勢：

#### **(一) 透過媒體識讀教育提升媒體公民素養**

有別於過去培養媒體從業人員的媒體專業教育，媒體識讀教育對象的主體是全體公民，目標在於培養全民具備思辨與產製資訊的能力。因此，它是一種公民教育，期能讓公民對社會中無所不在的資訊具有主體意志和獨立思考的能力，維護和提高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同時健全公民社會的發展。

## 主題文章

有鑑於此，媒體識讀成爲各社區大學的發展和社區發展運動的核心之一。所以，我國的媒體識讀教育發展從社區大學發軔，自 1999 年永和社區大學開始，板橋、苗栗、中正、文山、南島等社區大學也陸續開設，推動至今，所開課程已超過 30 門（管中祥、洪貞玲，2006）。

總之，媒體識讀教育的推廣有助於提升公民的媒體素養，不僅我國如此，國外也是如此（Asthana, 2010）；而它所包含的意涵，已超越技術的層次，正如同蔡清田(2011)所強調，包括了終身學習、參與社會及公民責任等各種生活情境和社會場域所需的涵養。

### **（二）結合批判式媒體教學的幼稚園及中小學課程**

媒體識讀應能幫助學生藉由媒體肯定多元且形態各異的公共生活、平等和社會正義，讓年輕人能覺察不平等的媒體訊息對個人造成的扭曲，進而能利用相關媒體操作的技能來爲自己發聲。

它能使學生對媒體所使用之語言有更深入的瞭解，也拉近學校與日常生活的距離。透過這項教育，也能讓邊緣化的青少年在其所屬團體中有表達及尋求認同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媒體識讀使學生透過覺察的訓練及批判式教學，進而解構媒體及創造屬於自己的媒體。這裡也呼應吳翠珍（2002）提出的媒體識讀教育的改革核心概念：解放和賦權（empowerment）。

### **（三）教師的角色不再是講台上的聖人（sage on the stage）**

學生到達教室前，已從媒體獲得很多知識。因此，老師不再是一個全知全能的知識權威。

Brunner 和 Tally（1999）認爲，科技媒體可成爲學生研究、產出和參與公共論述的工具，也可利用電子媒體從自身經驗出發和使用不同語言形式表情達意，與不同觀眾分享，如 Email、網頁出版、記錄報導和新聞等多媒體及編輯軟體等。

因此，媒體識讀教育必須採用學生中心的理念，引導學生進行分析、比較、詮釋及分辨不同於既有、常規化或偏好取向的資訊，將資訊轉化爲知識（Cheng, 2004; Lacion, 2005）；所以，教師必須持續反思教學以能敏銳感知學生的媒體與文化訊息經驗，回應媒體識讀的內涵。

### **（四）媒體識讀基礎的重要層面即多元文化教育**

從社會文化觀點來看，媒體識讀是一種認識媒體爲文化表徵的重要概念；在網路社會連結的全球資訊網脈絡下，如 Brown 和 Kysilka（2002）所建議的，應透過媒體識讀整合多元文化及全球化教育的理念，教導媒體識讀以認識不同

的社會形態和「他者」(others)，理解相互關聯和依賴，培育與多元共存的文化素養。

對於年輕人來說，媒體已是家庭與學校之外最主要的故事來源，也是學習的管道 (Buckingham, 2003)。如 Disney 藉著動畫和電視節目等流行視覺文化建構的自我和世界 (Giroux, 1999)，傳遞某些意識形態以影響世界權力的分配；而這正需要從批判的觀點進行檢視，才足以察覺其中的關係和作用。

當代新興的媒體與科技世界的產生，構成逐漸多元文化的社會和地球村，形成高速的資訊流動社會，能提供更多豐富和多樣的體驗機會，也可能產生新的社會衝突與問題，而多元文化素養能妥善處理對本土文化與他者文化的詮釋，有助於媒體識讀教育的推廣。因此，多元文化觀的媒體識讀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從 21 世紀初美國推動的「培養使用科技的未來教師」聯邦計畫可看到媒體識讀教育改變的趨勢，例如，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為師資生開設教學科技課程，強調學生利用科技媒體產製表達自己的想法，間接促進重視媒體生產與近用的過程，對媒體識讀的產出也有重要貢獻 (Andre, Schmidt, Nonis, Buck, & Hall, 2000)。

因此，媒體識讀教育的發展逐漸跨出檢驗文本現狀的傳統框架，進入嶄新的架構，將閱聽者由純粹的媒體接收者—消費者的角色，轉變成為具有媒體公民意識的生產者，進而成為融入社區的公民參與者 (Jenkins, Purushotma, Clinton, Weigel, & Robison, 2006)。此外，也能近用媒體資源，並製作能為自己發聲的媒體文本，藉以參與公民活動，這正是積極的媒體識讀教育期望的結果。

## 肆、媒體識讀在中小學各領域的應用

媒體的迅速發展已改變傳統識讀能力的內涵，中小學教育不應且不能忽視這股無法逆轉的趨勢。當前國內外中小學階段已有相關應用，闡釋如下。

### 一、媒體識讀教育的取向和應用架構

媒體識讀教育的應用，可從課程和教學層面來看，也可從應用架構來看，說明如下。

#### (一) 課程與教學層面

中小學階段實施媒體識讀教育，有採新興議題融入各個學習領域的方式，有採獨立設科的方式，如媒體／溝通 (Buckingham, 2003; Hobbs, 2005)，也有跨領域的統整方案 (Tyner, 2010)。目前我國國中小階段實施九年一貫課程 (教

## 主題文章

育部，2003），主要是採用融入各個學習領域的策略（吳翠珍、陳世敏，2007；王錦雀等人，2008），尤以社會和公民領域最受重視（王錦雀等人，2008；章五奇，2010）。

就課程方案而言，Piette 和 Giroux（2001）分析指出，媒體識讀教育方案有兩種：內容導向和過程導向，美國的媒體識讀教育偏向前者，歐洲的媒體識讀教育偏向後者。

內容導向方案的目的是為獲得有關媒體的詳細資訊，它假定深入地認識媒體則更能獲得批判的能力，重點是讓學生了解各種媒體類型的特點，例如，電視和電影或廣播有何差異，以及了解媒體對我們的影響。過程導向方案的目的則是要獲得大眾媒體在社會體系扮演角色的相關資訊，它假定深入地了解大眾傳播的動態更能獲得批判性的能力。各種媒體的差異不重要，媒體教育是一種程序，藉以仔細觀察區分媒體類型，包含雜誌、漫畫書、電影以及電視節目等等。

就教學而言，媒體識讀教育有兩種教學類型，一種是在探索當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脈絡中的某些媒體議題，一種是以培養學生的創意跟自我表達及使用媒體能力為主。因此，也有不同取向的教學設計與方法。

第一種教學認為媒體識讀附加於傳統教學，用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媒體資源可能是報紙、文章、電視或電影，甚至 YouTube 媒體，藉以引導、討論、分析、寫作、甚至進而製作媒體。如 Buckingham（2003）介紹的六種教學法，包含文本分析、脈絡分析、個案研究、改譯(translation)、模擬和產製。前三者屬於分析性的，後三者屬於實作且接近體驗式學習。

第二種教學從媒體識讀教育的核心概念著手，採用相同的教學方法，提供教育轉化的機會，把權威的傳統教師及教室文化，轉換成讓學生的聲音及觀點受重視的場域，使教室的學習聯結學生的生活經驗，培養自信心，並透過語言影像使用媒體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對公共議題的關心。例如，近年來盛行的探究式網頁（WebQuests）和專題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Molebash & Dodge, 2003）。

就課程組織而言，可以採用科目的方式，也可以採用融入各個科目或學習領域的方式，各有其優缺點。Hobbs（2005）認為，若採設科的方式，為選修課類型，只有少數學生能接觸，若融入各科或領域，多數學生可以接觸，卻可能只有膚淺的理解。如果能在師資培育方面努力，採用融入各個學習領域的策略，或將它視為核心課程和關鍵能力，結合上述的教學策略，應能發揮較深遠的影響力。

## (二) 探究的架構

Semali (2005) 認為，只有投資軟硬體設施且單純教導媒體識讀，無法增進對於世界的了解和促進和平與正義。因此，為了確保民主社會的健全發展，重視多樣性、各種類型的公共生活、機會均等和社會正義，將批判的媒體識讀教學視為課程探究或批判教育學的過程，貫串所有課程，以培養批判思考和反省的能力。

為達成上述目的，應當採用具有探究和批判精神的分析框架策略，包含下列步驟(Semali, 2005)：

- 1.引導學生利用建立在書面或數位的文本進行分析；
- 2.利用框架分析以培養媒體識讀能力；
- 3.可聚焦在問題、不同文本的比較、尋找更深層意義、聯結學生的生活經驗；
- 4.並且鼓勵學生跳出思維框架進行思考。

此種分析框架可結合其他架構進行分析，例如，Pailliotet (1999) 提議的「深度檢視架構」，可從文字、詮釋和整合三個層面來分析文本。深究框架幫助學生透過探究的過程，激勵學生帶著問題衡量文本的本意、觀點、論述主軸及所支持的證據等。進行此一探究架構時，應重視下列要點：

- 1.批判思考過程應培養質疑、探究、反省以及抵抗、拒絕支配的習慣；
- 2.鼓勵學生將媒體傳遞的訊息視為是建構而來的；
- 3.大眾媒體如主流出版商的教科書和普及讀物，都以行銷和利益為導向；
- 4.每個課程單元的大綱（閱讀、寫作、聽力等）都應進行上述檢驗；
- 5.採用上述融入課程的方法與指導，縮小校內與校外的差距。

利用上述分析框架對媒體進行批判，賦予學生權能以質疑自相矛盾的媒體現象，如時尚雜誌的奢華生活與其他地區的貧窮和饑荒，藉以培養自我抵抗的能力。

「質疑文本」(questioning texts) 是其中的關鍵，主要是教導學生對於所閱讀、觀看和思考的文本或媒體表徵持有批判的立場和態度，使學生從社會和經濟的正義架構上理解和批判媒體，欣賞人口結構的多樣性，發展出對於社會文化和經濟資源分配的正義感，並挑戰具有排他性的「歐洲中心」世界觀。

網路新興媒體的發達，相關工具如 Email、MSN、Gtalk、Facebook 和 Skype，能讓學生與同儕及老師在校內和校外使用的溝通工具，進行社區的公共對話，

## 主題文章

甚至是跨國的溝通，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增進彼此溝通與相互了解的民主價值，促進不同國家和不同文化的學生的溝通（Semali, 2005）。由於公共對話對民主社會以及培養負責任的公民素養相當重要，當公民質疑政府的行動時，即開啓公共對話，學生能藉此機會演練與培養探究、反省和批判分析的習慣。而跨文化和跨國的對話能打開學生視野，透過與他國青少年的線上討論，也可能發現思考已久的問題解答。

因此，媒體識讀教育在中小學各領域的課程與教學應用，可從課程安排和組織的規劃著手，也可根據不同的目標採用相對應的教學取向，或運用相關的概念架構，如 Semali（2005）提議的分析框架策略，藉以培養高層次的媒體識讀能力。

## 二、中小學課程與教學的實務

媒體識讀教育能融入中小學各個領域，也有獨立的統整方案。由於各學習領域相當廣泛，難以枚舉，僅就語文、社會、藝術和科學介紹如下：

### （一）語文領域

媒體識讀在語文領域的應用主要是著重在批判性分析理論的過程，以及構思以文字、視覺資料和圖表形式的表現形式。簡而言之，它是採用衍生自人文學科、符號學與社會學研究的文本分析和社會文化批判理論的觀點。

因此，有的學者開始將閱讀定義為「透過互動和涉入來建構意義的過程」（Hobbs, 2007），而非只是從文本中擷取意義。換言之，閱讀除了要了解作者的想法之外，也要深入了解產生該文本而相互關聯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權力。

批判性媒體識讀教育強調，認同和權力關係是建構和解讀文本過程的一環，這些過程發生在社會文化和歷史的框架中。從批判性媒體識讀的觀點來看，批判是指對於隱含在文本和文本活動中有關壓迫和剝削的認識。因此，批判性媒體識讀集中在探討有關種族、性別和階級等意識形態，如同 Giroux（1989）提倡的批判觀點。

進行媒體識讀教育時，教師必須強調閱讀是社會和政治間關係的縮影。換言之，教師運用文本、主題和議題教導學生時，應該要向學生突顯權力關係所顯現的社會文化議題。而批判性媒體識讀教學法的核心要素，則是透過將不同素材並置，探究關於權力、認同、快樂和違法的主題，藉以檢驗各種不同的觀點。

在發展分析訊息的過程中，同時使用熟悉的素材，如電視、電影、流行音樂、廣告，以及不熟悉的素材，如文學和知識性文本，能了解並學會運用結構化的知識來分析各種文本。透過這套概念架構，能有效促進和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考。

近年來，許多教育工作者也使用報紙、雜誌、廣播、影片或部落格等進行教學，希望學生可以創造自己的訊息。這些不同領域的教育工作者從各種角度看待語文教育，因此也產生出下列的觀點（Hobbs, 2007）：

1. 視覺的、數位的、和流行文化的文本是分析批判的最佳題材；
2. 每個人主動接收的訊息會受其生活經驗、文化、背景和發展而產生不同的闡釋；
3. 教學方法必須融入有意義的文本、真實的調查及實際操作媒體，強化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及溝通技巧，有助於增進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

透過上述的教導，學生能對作者如何媒體傳遞訊息、以及讀者詮釋訊息的建構過程有更深入的了解。而 Hobbs（2007）和 Bruce（2010）的研究也證實上述觀點，尤其是 Bruce（2010）透過影片製作指導學生寫作，更是創新的案例。

## （二）社會領域

媒體識讀教育和公民教育息息相關，因此，在社會領域的應用和發展也相當早。當代社會已是新聞全天輪播、國際貿易與高速網路的世界，全世界每天花二百三十億分鐘在臉書（Facebook），截至 2010 年 11 月，用戶已超過六億（新浪網—北美，2011），當今社會是全新的媒體型態和結構，媒體識讀教育更有其迫切性。

社會領域的應用相當多樣化，常見的是使用視聽教材，如播放歷史小說影片和寫作的記錄片，引起學習動機（Cuban, 1986）。有的老師使用某些影片的檢視來設計課程，有的從電視新聞或記實節目截取片段作為教材。也有教育人員參加研討會或工作坊展示如何主動觀看的流程，包含使用創新的筆記策略，圖書研究和閱讀的使用，視覺圖片的批判性分析、或口頭發表、角色扮演（Hobbs, 2005）。

對社會領域的教師而言，重心為內容與知識習得，強調掌握核心理念、實際情況/事實、名稱和日期。例如，學習美國「人權法案」或選制變革時，同時也學習媒體的歷史和內容，然而許多教育人員缺乏大學以上的歷史學養，也會避免討論有爭議的主題。因此，媒體暴力和電視的作用只在總統選舉時最常當作社會研究議題的焦點（Loewen, 1995 引自 Hobbs, 2005）。

不過，有的也強調使用教學策略提升批判思考的能力，因而透過媒體識讀教育帶入建構主義的學習，視之為社會科學學習探究工具，協助學生達成下列目標：1. 辨識社會學家分析有限證據的方法；2. 找出並使用第一手和第二手的資料，包括媒體和新聞事業、傳記、訪談和物品；3. 透過排序、分類、辨識因果關係、比較和對比等方法來分析資訊，藉以發現主要概念、歸納、形成通則和預測、以及獲得推論和結論（Texas Education Agency, 1998 引自 Hobbs, 2005）。

## 主題文章

由於近年來公民教育又受重視，媒體被視為教授中小學社會領域的研究工具。社會科教師透過直接對學校及社會／社區連結的有效學習，以改革教學實踐為目標。因此，教師也會採用批判教育學進行教學，包括視覺文本、雜誌和媒體等文本的內容和圖片，運用小組討論的策略，重新創作和產出新的文本，透過長時間的討論獲得深刻的見解，思考這些媒體所透露有關家庭和種族間關係的表象，在對多媒體文本的迷失與偏見進行批判時，能意識到背後的刻板印象和意識形態，進而能透過媒體平台來追求公平和社會正義，維護世界和平。

### **(三) 藝術領域**

在中學的藝術領域課程中，媒體常被納入視覺藝術、音樂、舞蹈、戲劇，有的會結合媒體作為生產工具，或成為藝術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如敘事性影片、紀錄片、實驗電影、錄影和數位產品，以及使用媒體、電腦製作和播放的裝置藝術等等 (McCarthy & Ondaatje, 2002 引自 Hobbs, 2005)。藝術領域較少進行正式的媒體分析活動，大多用來記錄表演作品，有的會將媒體識讀的關鍵概念融入現有課程。

有的高中將媒體藝術定位為展示自身經驗和創造力的工具，有的高中則定位為技術方案的媒體藝術科目。例如，有些中學的媒體藝術方案目標是工具的學習和精熟，如圖像設計軟體、影像編輯軟體、以及音樂創作和音效軟體，因而仰賴圖像設計和媒體專業人員。

有的媒體藝術方案是引進藝術家常駐學校，包含招募社區的藝術工作者，進行適合青少年的短期媒體方案。這些藝術家有可能帶給青少年解構大眾媒體的意識覺醒，提升學生對獨立媒體的興趣，強調藝術家和青少年之間的關係，而這類聯結政治、社會或社區議題的方案對於青少年更具有高度的關聯性 (Goodman, 2003; Hobbs, 2005)。

有的州會以系統化的方式處理媒體藝術和媒體識讀的關係。例如，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里斯市實施的 PCAE 方案 (Perpich Center for Arts Education)，教師會使用媒體工具來創造能表達情感和想法的作品，透過照相、電影製作、音效、數位藝術和互動媒體，要求中學生鑑賞、分析和創造作品。這項方案包含下列重點 (Hobbs, 2005)：

- 1.創造性，包含觀念、美學、技能、技術、形式、風格和展覽等發展；
- 2.評論，涉及描述、分析、詮釋和判斷；
- 3.歷史，包含影片、照相、數位影像、動畫、廣播、影片藝術和記錄片；
- 4.生涯的焦點，包含田野旅行、客座藝術家、大學升學計畫；
- 5.重視多媒體科技，包含照相、電影、影片和音效。

實施媒體識讀教育應融入上述重點，但是，教師使用媒體文本或科技工具時，仍需在批判性分析和創造性產出兩者間取得平衡，找出可行的方法或策略。

其中，課程的概念包括編排、剪輯、音效和影像關係，以及時間和動作的元素，根據不同的主題介紹各種不同的風格和取向、基礎技術、以及在歷史和文化脈絡中的評論。最後，學生必須透過創作能夠表達自身想法的作品，培養批判和創意的思考能力，並在發展個人的願景時選擇從事一項獨立工作的方案。

### (四) 科學領域

善用媒體進行科學和科技的學習，透過文字、圖片、影像和聲音等多媒體訊息的媒介，有助於促進學生對科學現象的理解、分析、批判和探究 (Brunner & Tally, 1999; DeBoer, 2005; Thier, 2005)。

Brunner 和 Tally (1999) 認為，新的媒體識讀融入各科教學可以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以科學教育為例，媒體可幫助學生更容易了解複雜的科學現象，協助學生思考的過程，使其了解科學現象的顯現並回顧其思考過程，促進後設認知的能力。也可幫助學習者更容易觀察和預測各種科學現象，形成個人的看法；也可提供科學概念溝通與討論的媒介，特別是以不同類型的溝通方式，文字、口語和影像分享知識，並透過媒體產品展示與討論對於科學現象的理解。

DeBoer (2005) 指出，科學教育的目的是發展具有批判解讀媒體的科學報告，進而參與科學相關議題的討論。例如，Shaffer 教授領導的「線上科學遊戲計畫」(Science.net)，能讓參與者扮演科學記者的角色，進行調查，發展，及創造線上科學電子報，藉由角色扮演報告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對當地社區的影響，鼓勵參與的學生對所接觸的科學資訊進行高層次的批判思考。

Thier (2005) 也認為，媒體可結合科學探究的過程，以適當的引導，鼓勵學生設計科學調查的活動，運用圖書館和網路等媒體蒐集相關資訊，針對同一主題的不同資訊來源或相互衝突的觀點進行批判性解讀和分析，培養批判性的意識和懷疑的精神，判斷資訊的可靠性和實用性，養成批判思考的科學態度和習慣。

### (五) 統整方案

國內外已有許多媒體識讀的方案可供參考，底下介紹近年來發展的國外方案，如 SMARTArt (Students using Media, Art, Reading, and Technology,) 和 Q2L (Quest to Learn)。

Share (2010) 指出，SMARTArt 這項計畫為期三年，適用的對象為幼稚園到五年級的學生，他們要跟老師和藝術家一起分析媒體，並創造個人獨特的表現方式，包含動畫、原創劇本、繪畫、寫作和攝影的製作，也要運用各種媒體

## 主題文章

進行分析、溝通、閱讀和書寫周遭的世界。多數教師會將它融入現有課程，例如，運用媒體識讀中心提供的問題：

- 1.誰創造這個訊息？
- 2.他使用何種創意技巧來吸引我的注意？
- 3.不同人如何對這個訊息產生相互差異的看法？
- 4.這個訊息傳達或刪減何種價值觀、生活方式和觀點？
- 5.為什麼要傳達這個訊息？

教師可以這個架構並調整成更適合的問題，在課堂上跟孩子一起看完故事後，再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具有如 Semali（2005）分析框架的功能。

有的老師不只融入課程，還設計成家庭作業，要求學生和家長在家一起觀看電視節目後，書寫心得報告。觀看時不只是被動的觀賞，而是真正的吸收資訊，也要回答老師提出的問題。即使計畫結束後，仍持續要求學生做這項作業。

也有老師帶領學生到媒體識讀中心參與工作坊，體驗「音樂和攝影角度」對人的實際影響，覺察到媒體訊息可能產生的控制程度，培養學生能對接收的訊息進行批判性的思考，而非只是視為客觀事實；藉以教導學生了解「所有媒體都是架構出來的」，理解針對同一事件能有不同的觀察角度，並應用於教科書的解讀。

Q2L 學校（Quest to Learn School）是媒體識讀教育的先進案例，於 2009 年建立，是一所開放給六到十二年級學生的新學校。Q2L 是以遊戲為基礎的學習理念而創辦的，旨在提供孩子一個奠基於傳統教學與「遊戲識讀」的全新教學經驗（Salen, 2007 引自 Robison, 2010）。簡單來說，Q2L 是要提供學生一個理解、設計和玩樂的學習經驗。

它以遊戲識讀做為學校的核心原則，讓學生學會察覺世界的體制。課程設計小組首先建立遊戲設計和玩樂的核心原則，其課程與教學模式是為整合各種方法所設計，包括技術、社交、溝通、科學和創意的問題。學生可透過案例式推理、模式基礎推理、專題導向式、電腦輔助合作學習等研究共同解決問題。學生必須真正地設計遊戲和玩遊戲，從中獲得經驗。

透過這個遊戲方案培養的媒體識讀知能，經由它所提供的媒體內容、所包含的脈絡和有意義的學習，使參與學生能從中獲得有關媒體的理解、媒體意義的建構和生產，進而參與媒體社群活動。

上述內容，無論融入各領域的課程與教學實務或獨立的方案，除了媒體文本的認識和理解之外，也包含分析和批判，以及運用媒體創作表達自我意見和

不同觀點，都反映出多元媒體識讀的內涵。透過這些實務內容的了解，有助於提供我國推動媒體識讀教育的參考依據。推動媒體識讀的教育時，應將媒體識讀視為當代必要的學習能力，可融入中小學的各個領域，也可透過統整方案的推動，在基礎的認知和使用能力之外，也能培養創作、溝通合作和批判思考等能力。

## 伍、媒體識讀教育發展及研究的相關議題

媒體識讀的發展和研究方興未艾，受不同理論的影響，也影響相關教育工作的推展，茲將重要議題闡釋如下：

### 一、典範的轉移

如前所述，人類對新興工具帶有戒慎恐懼的態度，對媒體充斥的負面訊息當然更感到憂慮。例如，有些暗藏危機的訊息或網站，如色情、暴力、以及性別和種族刻板印象（Desmond, 2001）；而媒體負面力量的影響還可能使兒童喪失的某些東西，如童年和真實體驗的教育（Buckingham, 2003, 2007）。

因此，媒體識讀教育的推動也有兩種立場，一種認為兒童可從中獲得解放，賦權增能，另一種則認為兒童會暴露於危險，需要保護（Buckingham, 2007）。後者對媒體戒慎恐懼，是以缺陷模式（deficit model）為基礎（Desmond, 2001）。

Desmond（2001）分析發現，早期的媒體識讀教育著重在批判性地觀看電視，以缺陷模式為基礎，近期則專注於教學與學習，獲取媒體資訊的益處，是以獲得模式（acquisition model）為基礎。

Kellner（1995）將媒體教育學分成四種類型：保護主義、媒體識讀運動、藝術教育和批判媒體識讀。這四種類型可視之為一個金字塔形狀，最上層是批判媒體素養，其次是媒體識讀運動，再者是藝術教育，最底層是保護主義。

保護主義立場對媒體持負面的觀點，相對於多樣化觀點而言，屬於相當侷限的解讀觀點，卻能提升對這些材料進行批判和分析的媒體意識。藝術教育則是相當有效的基礎，能使教育更具經驗性、多重型式、創造性、趣味性和表現性。

媒體識讀運動將傳統書面識寫概念擴展成為包含多重媒體形式的概念，而整合藝術教育和媒體識讀運動，有助於深化探究基礎的學習和批判思考的潛能。處於最上層的批判性媒體識讀揉合藝術、多重讀寫能力和文化研究的內涵，能提供一種問題呈現的教學方式，處理有關個人和社會的增權賦能、以及轉型的權力和社會正義的議題。

## 主題文章

整體而言，媒體識讀教育的典範轉移，從 Desmond (2001) 觀點來看，是從缺陷模式到獲得模式，從 Kellner (1995) 觀點來看，則從保護主義開始再到批判性媒體識讀的遞嬗。如果轉移到獲得模式的觀點，媒體識讀的教育將更有希望 (Tyner, 1998)，若著眼於理想目標，應轉移到批判性媒體識讀的典範。

## 二、教育機會均等

網路資訊科技的發達，數位落差也突顯出教育機會不均等現象。在這個媒體迅速發展的過程中，如果只有少數人掌握媒體資源，握有極大化的資源，導致另一部分的人處於媒體資源的弱勢，缺乏向上流動機會，擴大並惡化資源貧富差距的困境。如同「知溝理論」(knowledge-gap theory) 所提及的，知識也會和財富一樣，有貧富差距日漸擴大的現象 (Tichenor, Donohue, & Olien, 1970)。

當流入社會系統的大眾媒介資訊增加時，高社經地位者獲取資訊的能力和速度遠高於低社經地位者，導致知識差距擴大，受到媒體技術的多元及變化的影響，會產生更大的分配差距，尤其在資訊科技的社會中，逐漸形成資訊擁有者與資訊缺乏者兩種人，差距日益擴大，加深數位落差 (Digital Divide)，也加劇資訊富人和資訊窮人間分歧的擴大 (McNutt, 1996; Buckingham, 2007)。英國自 1990 年代也開始關心這項議題，目前這種現象已有日益嚴重的現象 (Buckingham, 2003, 2007)，也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重視。

Buckingham (2007) 指出，數位落差除了近用機會之外，也和使用的技能及文化資本相互關聯。正如翟本瑞 (2002) 所說，第一層數位落差表現在所得、種族、教育程度和性別差異等變項，以及這些變項影響個人接近和使用電腦網路的機率。然而，如果一味強調近用的機會，並無法改善數位差距擴大的趨勢，反而要能實質提昇大眾資訊科技使用的能力和相關素養，才能縮短落差。

所以，對於數位落差的關注，已逐漸從單一向度的「數位工具近用取向」，轉為注重「資訊素養」的二維向度，進而注重「取用機會」第三個向度 (楊榮宗, 2004)。這種趨勢呼應了 Potter (2005) 強調資訊所具備的四大面向，也和 Murdock (2002) 的觀點相互一致。

## 三、媒體識讀的師資培育任務

當今社會已進入複雜的媒體型態，媒體識讀教育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獨立設科難以符合實際需求，反而應當納入中小學各領域的課程內涵。然而，為了避免 Hobbs (2005) 所說流於膚淺的理解，應該提升教師有關媒體識讀的素養。

Yates (1997) 調查指出，超過半數的美國老師肯定媒體識讀的價值，也認同未來教師應在大學接受訓練，然而，卻有半數的在職教師欠缺相關的訓練。Adams 和 Hamm (2001) 指出，每當提到新興媒體，多數教師對一直缺乏有關新興科技的專業發展機會感到困擾。因此，提供在職教師媒體識讀的專業發展機會，以及與職前師資培育的結合，能協助教師面對未來的多元教室與數位社會的媒體環境的挑戰 (Schwarz, 2004)。

在職教師的專業發展有兩個主軸，一為民間非營利機構的推廣，採用研討會、工作坊、演講、製作教材教具、教學活動設計和教學影片等方式。另一個管道是透過學院或大學教育相關研究所開設課程，提供在職教師進修 (Thoman & Jolls, 2005)。然而，媒體識讀在師資教育中還是相當稀少，多數只有「媒體與電腦」這類課程，重視教學科技工具的學習，包括工具選用、發展或製作教學素材。

因此，「全美師資培育認證委員會」呼籲師資培育課程必須提供相關師資職前訓練，幫助師資生了解媒體對文化的影響，利用多樣的方法教導學生如何藉由媒體建構意義、組織並回應電影、影片、圖片等媒體形式、以及如何將媒體識讀融入教育。為了回應這項呼籲，Semali (2005) 提議的方案著重在社會正義和公平、以及多元素養，也將媒體識讀融入師資培育的過程。Luke (2000) (引自 Thoman & Jolls, 2005) 和 Bruce (2010) 研究也是如此，前者將媒體識讀及科技作為解決認知問題的工具，後者則是訓練師資生利用影像工具取代傳統的紙筆讀寫。

前述師資素養不足的困境，也發生在我國的媒體識讀教育。劉莉娟 (2008) 指出，教師媒體識讀教學認知與媒體識讀課程設計的整體及各個層面的相關係數，皆達顯著水準且呈現正相關。而我國的職前師資培育課程僅有「教學媒體與操作」(教育部中教司, 2003)，著重於相關媒體的操作技巧習得，或如何利用媒體來教學，仍缺乏將媒體識讀作為解決認知問題的工具及建立媒體識讀為多元識讀的觀念。因此，師資培育課程的開設及模式的建立實為刻不容緩。

除了上述議題之外，尚有其他相關議題，如校內和校外學習、正式學習和非正式學習、以及媒體暴力和濫用等 (Schwarz & Brown, 2005)，也是關注的重點。整體而言，我國在媒體識讀教育的發展和研究，以傳播學者和公民教育領域居多，相對而言，教育領域比較忽視，和國外的情況恰巧相反。大致而言，這項議題已有許多豐富概念和理論知識的內涵，但仍有待國內教育領域的耕耘努力，結合跨領域學者的成果，才能有利於媒體識讀教育的持續推動。

## 陸、結論與建議

根據前述的討論和闡釋，本研究獲得下列的結論和建議：

### 一、結論

綜觀文獻探討的結果發現，媒體識讀的概念已產生內涵的實質轉變，有公民素養的特質，也有其他的面向，在中小學階段的應用以融入各個領域為主，所涉及的主要議題有典範的轉移、教育機會均等和師資培育。

在廿一世紀生長的媒體世代，無論兒童或青少年，生活周遭處處充滿媒體資訊，媒體識讀已是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由於各種新興媒體的影響，尤其是網路力量的衝擊，儼然有數位住民的產生；因此，媒體識讀的概念已產生內涵轉變的現象，目前有關它的定義雖無一致的共識，大致上，它不僅跨越傳統紙筆的單一讀寫能力，包含多元識讀的型態，也隱含文本和學習者關係的改變，使被動的閱聽者角色，逐漸成為主動的生產者和積極的參與者。

媒體識讀意義的紛歧，主要是受到不同理論觀點所影響。Potter 雖提出認知觀點的架構，用以解釋個人接觸和使用媒體的過程，但當前仍以社會文化和批判的觀點最受重視，強調對於媒體文本的檢視和批判分析，了解其和社會、政治及經濟之間的關聯性。由於立論不同，也影響課程設計與教學實務應用的取向。

課程組織方面有獨立設科，也有融入各領域的類型，更有獨立的統整方案；隨著典範轉移，教師已非講台上的聖人，而是以學生為中心，採用不同的取向，如探索當代文化脈絡的媒體議題，或使用媒體用以自我表達；有的重視批判教育學的探究架構，強調媒體訊息的隱藏偏見、意識形態和商業利益的察覺，透過分析、詮釋和批判的過程，使學習者能從中獲得解放的力量，掌握不同的表徵策略。

相較於世界各國媒體識讀教育的發展，台灣起步比較晚。由於被視為公民素養內涵，係發軔於我國社區大學的推動，也引起傳播領域的重視和研究，逐漸受到教育當局支持並納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我國在推動媒體識讀教育工作，應發揮其探究和批判的媒介效果，融入中小學各領域，以培養學生的媒體識讀能力。

相關的應用和研究議題，有典範轉移、教育機會均等和師資培育等；對於媒體的態度應以積極正向的觀點看待，發揮其正向效果，同時確保每位學習者都能有機會接觸並使用媒體，除了能檢視、分析和批判各種媒體文本之外，也能生產媒體文本表達自我的心聲；其中，最迫切的議題當屬師資培育的課題，尤其是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的改革，方能拓展並深化媒體識讀教育的效果。

## 二、建議

根據上述探討的結果，本文針對媒體識讀教育的推動、師資培育和未來研究提出建議。相關工作的推動及研究，尤其需要跨領域和跨世代的合作，以適應新興媒體的迅速發展和帶來的影響。

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宣示的，當代年輕人成長於嶄新的媒體社會，爲了培養學生的媒體識讀能力，「媒體識讀教育」是一個迫切的議題，亟需我國教育當局聯合非營利組織的力量繼續推動。而科技媒體的發展過於迅速，相關研究大幅落後，對教育的影響無法確實得知，尤其是有關 Web2.0 技術，應進行後續研究。

媒體識讀教育的推動需要教育學者結合傳播學者的力量，應用相關研究成果，將抽象名詞轉換成爲具體且可操作的課程設計和教學策略。此外，也要有跨世代（intergeneration collaboration）的合作，尤其是生長於新世代的數位住民的參與，應從教師中心轉移爲學生中心，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相關的推動工作。

師資培訓除了在職進修，也應包括職前教育階段的改革。中小學教師應認識媒體識讀的廣泛內涵，不僅教導學生使用媒體，也應包含媒體創作的的能力，更應培養批判分析的能力。職前師資培育應轉變學習內容並包含多元媒體識讀內涵，例如，將「教學媒體與操作」課程重新設計，轉型爲「媒體識讀教育」科目。

## 參考文獻

- 方永泉(2006)。**批判取向教育哲學的發展、議題及展望**。載於李錦旭、王慧蘭主編，**批判教育學：台灣的探索**，頁23-57。台北：心理。
- 王錦雀、吳盈萱、黃雅鈴、劉怡婷(2008)。**媒體識讀完全教學手冊**。台北：學富文化。
- 成露茜、羅曉南(2004)。**媒體識讀：一個批判的開始**。台北：正中。
- 成露茜、羅曉南(2009)。**批判的媒體素養**。台北：正中。
- 余陽州(2007)。**風起雲湧媒體識讀浪潮**。1997-2006中華民國新聞年鑑，中國新聞學會。
- 余陽州、何念耘(2007)。**台灣媒體素養教育的開展。傳播與中國：復旦論壇**。上海。
- 吳翠珍(2002)。**媒體教育不是什麼？人本教育札記**，10：40-42。
- 吳翠珍、陳世敏(2007)。**媒體素養教育**。台北：巨流。
- 教育部(2002)。**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台北：教育部。
- 教育部(200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台北：教育部。
- 教育部(2008)。**國民中小學媒體素養教育推廣計劃**。台北：教育部。
- 教育部中教司(2003)。**中等學校、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2006年6月19日，取自：[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37/2-2-2.doc](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37/2-2-2.doc)
- 章五奇(2010)。**媒體素養融入國小社會學習領域之研究—從批判教育學觀點**。**教學科技與媒體**，12，75-89。
- 新浪網—北美(2011)。**高盛稱Facebook月活躍用戶數超過6億。2011年1月5日**，取自：<http://finance.sina.com/bg/tech/sinacn/20110105/1254206441.html>
- 楊榮宗(2004)。**校園數位落差因應策略分析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縣。
- 管中祥、洪貞玲(2006)。**社區媒體素養推廣工作之評估與研究：以社區大學為例**。研究報告。2011年5月31日，取自<http://www.edu.tw/files/publication/B0034/960330.pdf>
- 翟本瑞(2002)。**資訊未來**。**資訊社會研究**，2：253-256。
- 劉莉娟(2008)。**中小學教師媒體識讀教學認知對課程設計影響之研究**。**圖書館資訊學刊**，64，68-82。
- 蔡清田(2011)。**素養：課程改革DNA**。台北：高等教育。
- 簡梅瑩(2009)。**媒體素養教育於增能學生文化反思與終身學習能力：國中小之教學規劃與發展**。**教學科技與媒體**，87，102-114。

- Adams, D., & Hamm, M. (2001). *Literacy in a multimedia age*. Norwood, MA: Christopher-Gordon.
- Alvermann, D. E., Moon, J. S., &Hagood, M. C. (1999). *Popular culture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 Andre, T., Schmidt, D., Nonis, A., Buck, N., & Hall, S. (2000). Preparing Tomorrow's Teachers Today: Using Videos of Technology-Using Teachers to Enhance Pre-Service Teachers' Technology Skills. In D. Willis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eac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0* (pp. 1452-1455). Chesapeake, VA: AACE.
- Asthana, S. (2010). Young people, new media, and participatory design: A study of cybermohalla from India. In K. Tyner (Ed.).*Media literacy: New agendas in communication*, (pp.11-27). New York, N.Y.: Routledge .
- Aufderheide, P.(1992).*Media literacy: A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dia Literacy*. Washington, DC:The Aspen Institute.
- Brown, S.C., &, Kysilka, M.L. (2002). *Applying multicultural and global concepts in the classroom and beyon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Bruce, D. L. (2010). Composing and reflecting: Integrating digital video in teacher education. In K. Tyner (Ed.).*Media literacy: New agendas in communication*, (pp.101-123).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runner, C., & Tally, B. (1999).*The new media literacy handbook: An educator's guide to bringing new media into the classroom*. New York: Anchor Books, Doubleday.
- Buckingham, D. (Ed.). (1998). *Teaching popular culture: Beyond radical pedagogy*. London: Th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Buckingham, D. (2003). *Media education: Literacy, 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Cambridge, UK: Polity.
- Buckingham, D. (2007). *Beyond technology: Children's learning in the age of digital culture*. Cambridge, UK: Polity.
- Cheng, C. K. (2004). Media Education in Hong Kong school: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Educational Studies*, 30(1), 33-51.
- Considine, D. (1994). Media literacy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Telemedium*, 40 (1), 8-14.
- Considine, D.(2001). *Approaches to media education*. Retrieved May 25,

## 主題文章

- 2010, from <http://www.media-awareness.ca>.
- Cuban, L. (1986). *Teachers and machines: The classroom use of technology since 1920*.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 DeBoer, G.E. (2005). Scientific literacy: Another look at it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meaning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cience education reform. In J. K. Gilbert (Ed.), *Science education: Major themes in education*, (pp.220-245). New York: Routledge.
- Desmond, R. (2001). Media literacy in the home: Acquisition versus deficit models. In R. Kubey (Ed.), *Media lite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urrent perspectives*, (pp.323-343).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Duncan, B. (2001). A media literacy menu: ingredients for successful media studies. In Sigrid Jones (ed.), *MedienABC: Introduction into media education*. Ioe: London. Retrieved September 25, 2011, from: <http://www.medienabc.org/page1/page46/page46.html>
- Eisenberg, M., & Berkowitz, B. (1988).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kills curriculum scope and sequence: The big six skills. *School Library Media Activities Monthly*, 5(1), 26-28, 45, 50-51.
- Eisenberg, M., & Berkowitz, B. (1999). *Teaching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skills: The Big6 in elementary schools*. Worthington, Ohio: Linworth.
- Ferrington, G., & Anderson-Inman, L. (1996). Media literacy: Upfront and on-line. *Journal of Adolescent and Adult Literacy*, 39, 666-670.
- Gerbner, G. (1996). Forward: Invasion of the story sellers. In R. Fox (Ed.), *Harvesting minds: How TV commercials control kids*. Westport, CT: Praeger.
- Giroux, H. A. (1989). *Schooling for democracy: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modern age*. London: Routledge.
- Giroux, H. A. (1999). *The mouse that roars: Disney and the end of innocenc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Goodman, S. (2003). *Teaching youth media*.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 Hargrave, A. M., & Livingstone, S. M. (2006). *Harm and offence in media content: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Portland, OR: Intellect.
- Hobbs, R. (2005). Media literacy and the K-12 content areas. In G. Schwarz & P. U. Brown (Eds.), *Media literacy: Transformi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pp.74-99). Malden, MA: Blackwell.

- Hobbs, R. (2007). *Reading the media: Media literacy in high school English*.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 Hobbs, R., & Frost, R. (2003). Measuring the acquisition of media-literacy skills.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38(3), 330–355.
- Jenkins, H., Clinton, K., Purushotma, R., Robison, A.J., & Weigel, M. (2006).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Chicago, IL: The MacArthur Foundation. Retrieved April 24, 2007, from: [http://digitalllearning.macfound.org/atf/cf/%7B7E45C7E0-A3E0-4B89-AC9C-E807E1B0AE4E%7D/JENKINS\\_WHITE\\_PAPER.PDF](http://digitalllearning.macfound.org/atf/cf/%7B7E45C7E0-A3E0-4B89-AC9C-E807E1B0AE4E%7D/JENKINS_WHITE_PAPER.PDF)
- Jonassen, D. H. (2000). *Computers as mindtools for schools: Engaging critical thinking* (2nd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Inc.
- Kellner, D. (1995). *Media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 Kellner, D., & Share, J. (2005). Toward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Core concepts, debates, organizations and policy. In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Vol. 26, No. 3 (pp. 369–386).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ustralia: Routledge.
- Kress, G. (2003). *Literacy in the New Media Age*. New York: Routledge.
- Kuo, G. (Feb 11, 2011). *Taiwan's literacy rate hits record high*. Retrieved September 20, 2011 from <http://www.taiwantoday.tw/ct.asp?xItem=152196&ctNode=445>
- Lacian, J. (2005). Media literacy and learning. *Childhood Education*, 82(2), 118-121.
- Levin, D., & Arafeh, S. (2007). *The digital disconnect: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internet savvy students and their schools*. 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 for the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Washington, DC: Pew Charitable Trust. Retrieved September 25, 2011, from [http://www.pewinternet.org/~media/Files/Reports/2002/PIP\\_Schools\\_Internet\\_Report.pdf.pdf](http://www.pewinternet.org/~media/Files/Reports/2002/PIP_Schools_Internet_Report.pdf.pdf)
- Livingstone, S. (2004). Media literacy and the challenge of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7, 3-14.
- Luke, C.(2000). New times, new media: Where to media education?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and Policy*, 101, 87-104.

## 主題文章

- McNutt, J. G. (1996).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al welfare policy curriculum.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6*(3), 375-388.
- Molebash, P., & Dodge, B. (2003). Kickstarting Inquiry with WebQuests and Web Inquiry Projects. *Social Education, 67*(3), 158-162.
- Murdock, G (2002).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Exclusion*. In: digital divide: A collection of papers from the Toshiba/Becta digital divide seminar: 19 February 2002. British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Agency, Coventry.
- Nichols, J. (2006). Countering censorship: Edgar Dale and the film appreciation movement. *Cinema Journal, 46*, (1), 3-22.
- Pailliotet, A. (1999). Deep viewing: Intermediality in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In L. Semali & A. Pailliotet (Eds.). *Intermediality* (pp. 31-51).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Piette, J., & Giroux, L. (2001).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edia education programs. In R. Kubey (Ed.), *Media lite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urrent perspectives* (89-134).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Potter, W. J. (2004). *Theory of media literacy: A cognitive approach*.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 Potter, W. J. (2005). *Media Literacy*, 3rd ed.. New York: Sage.
- Prensky, M. (2001).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On the Horizon, 9*(5), 1-6.
- Pungente, J. J., Duncan, B., & Andersen, N. (2005).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Leading the way. In G. Schwarz & P.U. Brown (Eds.), *Media literacy: Transformi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 104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Part I (pp. 140-160). Malden, MA: Blackwell.
- Rideout, V. J., Foehr, U. G., Roberts, D. F., & Brodie, M. (1999). *Kids & Media @ the new Millennium*. Menlo park, CA: Henry J.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 Robison, A. (2010). New media literacies by design: The game school. In K. Tyner (Ed.). *Media literacy: New agendas in communication*, (pp.192-20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Roblyer, M. D., & Doering, A. H. (2010). *Integrat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5<sup>th</sup> ed.. Boston MA: Ally & Bacon.
- Rubin, Am.M. (1998). Media Literac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8*(1), 3-4.

- Schechter, D. (1997). *The more you watch, the less you know*. New York: Seven Stories.
- Schwarz, G. (2004). Media literacy prepares teachers for diversity. *Academic Exchange*, 8(1), 224-228.
- Schwarz, G., & Brown, P. U. (Eds.).(2005). *Media literacy: Transformi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alden, MA: Blackwell.
- Semali, L. (2005). Why media literacy matters in American schools. In G. Schwarz & P. U. Brown (Eds.).*Media literacy: Transformi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pp. 35-54). Malden, MA: Blackwell.
- Semali, L. (2000). *Literacy in multimedia America: Integrating media education across the curriculum*. New York: Falmer.
- Share, J. (2010). Voices from the trenche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speak about implementing media literacy. In K. Tyner (Ed.).*Media literacy: New agendas in communication*, (pp.54-75).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quire, J. R. (Ed). (1997).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The seventy-six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Part I. Chicago: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 Tallim, J. (2010). *What is media literacy?* Retrieved October 30, 2010, from [http://www.mediaawareness.ca/english/teachers/media\\_literacy/what\\_is\\_media\\_literacy.Cfm](http://www.mediaawareness.ca/english/teachers/media_literacy/what_is_media_literacy.Cfm)
- Tanriverdi, B., &Apak, O. (2010) Analysis of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of Turkey, Finland, and Ireland in Terms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Educational Sciences: Theory and Practice*, 10(2), 1188-1213.
- Thier, M. (2005). Merging media and science: learning to weigh sources, not just evidence. In G. Schwarz & P. U. Brown (Eds.).*Media literacy: Transformi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pp.260-268). Malden, MA: Blackwell.
- Thoman, E. (1999).Skills and strategies for media educati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56(5), 50-54.
- Thoman, E., &Jolls, T. (2005).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 the USA: An overview of the 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 In G. Schwarz & P. U. Brown (Eds.), *Media literacy: Transformi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 104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Part I (pp. 180-205). Malden, MA: Blackwell.
- Tichenor, P. J., Donohue, G. A., &Olien, C. N. (1970).Mass media flow and

## 主題文章

-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4(2), 159-170.
- Tugend, A. (2003, March).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46-51. FindArticles. Retrieved September 15, 2011 from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hb3138/is\\_2\\_25/ai\\_n28985703/](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hb3138/is_2_25/ai_n28985703/)
- Tyner, K. (1998). *Literacy in a digital world*.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Tyner, K. (2010). Introduction: New agendas for media literacy. In *Media literacy: New agendas in communication*, (pp.1-7). New York, N.Y.: Routledge.
- UNESCO. (1978). *Declaration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concern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mass media to strengthening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to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o countering racialism, apartheid and incitement to war*. Twentie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UNESCO, Paris.
- Yates, B. L. (1997, June). *Media education's present and future: A survey of teach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Media Literacy Citizenship Project, Birmingham, AL.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424601).

#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Literac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K-12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Chuang, Hsueh-Hua\*    Huang, Chi-Jen\*\***

In this article we present a comprehensive 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to explore and examine the definitions and theories related to media literacy as well a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literacy in K-12 schools i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This study shows that concepts related to media literacy have evolved into a multi-modal literacy in both definition and implication. Three most frequently cited theories applied in the literature of media literacy are cognitive approach, social and multicultural approach, and critical approach. We also interpret the international trends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and elaborate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media literacy into K-12 curriculum. We discuss issues of paradigm shift, educational equity, and teacher preparation programs in the field of media literacy. In addition, we introduce integrated media literacy projects with practical values and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facul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media literacy in Taiwan.

Keywords: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Critical Pedagogy

\*Chuang, Hsueh-Hua,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Huang, Chi-Jen, Associate Professor, Teacher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主題文章